

上海有声书

有声书

畸笔叟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有声书

上海有声色

畸笔叟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有声色/畸笔叟著.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 - 7 - 5535 - 1274 - 7

I. ①上… II. ①畸…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1572 号

出版人: 姜逸青
责任编辑: 黄慧鸣
装帧设计: 王伟

书 名: 上海有声色
作 者: 畸笔叟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 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
上海市绍兴路 50 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6.62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一版 201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5535 - 1274 - 7/I · 474
定 价: 30.00 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66019858

自序

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做上海话音频，起于2016年的8月。

网友建议我“口说上海”则更早，还记得最早是一些“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人。我当然很乐意。不过，当时我还是每日更新的，再做音频，就会每天都过得紧兮兮。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

2014年8月9号，是我微信公众号开张的日子。两周年了，我想总要送一点什么惊喜给大家吧，便送出了第一段上海话音频。没想到反应比我预想的还要好，于是便一发而不可收了。我也说出了我的担心，大家很体贴地建议我不要再每日更新了，可以一周两更或三更。

这样，很快又是两年过去，我居然积累了三四百条音频。

去年书展时，我谈起了我想出上海话有声读物的打算。令人欣喜的是，出版社方面非常支持我的这个想法。于是，正式开始着手准备。

起个什么书名呢？开始想了六七个，似乎都不太理想。后来翻宋词，翻到辛弃疾有一句“夜雨共谁听”，突然就有了感觉。于是，就叫它《上海共谁听》吧。

临出书时，出版方又觉得“共谁听”虽颇雅，上海话读起来终究不顺。于是，再改成《上海有声色》。这改书名的过程，亦是双方对第一本沪语有声读物的精益求精，想来幸慰之至。

对用上海话做音频，我有自己的想法。播音腔、朗诵腔、广播腔、表演腔，我都不喜。我也不想分尖团。我就想按我自己平常说话那样。既不是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上海话，也不是什么所谓的“老上海话”。只要大家听了有趣就好。

每篇文章的标题下面，都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即可听到原文的沪语音频。

而且并不一一对应文字。在我看来，口语和书面语本来就很不一样。

再次衷心感谢黄慧鸣的玉成，以及这些年来在网上不断鼓励我写上海说上海的朋友们。

2018年6月

目 录

上海风

- 梦回淮海路最后的街角 2
- “淮国旧”里领市面 6
- 钱家塘旧事 12
- 外滩情人墙钩沉 20
- “牛奶棚”与“攒奶油” 37
- “天鹅阁”终于只剩传说 45
- 美国赤佬的皱皮疙瘩 53

上海情

- 国庆节，看烟火去 58
- 我扎过一回兔子灯 62
- 公园门口“插蜡烛” 66
- 夏日午后 70
- 晒霉 74
- “外婆桥”是啥个桥 78
- 偷小菜吃 81
- 上海人与脚踏车 84

上海事

- 老底子哪能“摆桌头” 92
- 老底子哪能办年货 96
- 老底子哪能请裁缝 103
- 上海早点趣谈 108
- “阳春面” 113
- 鲜肉月饼话当年 117

“搅花福禄” 121

上海人

花园洋房好读书 126

皋兰路阿姨 141

吴江路老板娘毛毛 145

大兴街旧事 150

“张家姆妈” 160

上海话

上海话里的“三字经” 166

上海话里的“洋泾浜” 172

那些年，我们起过的绰号 175

上海弄堂童谣小全 180

厨房里的上海话动词 187

过年讨口彩的菜式 192

上海人的“腔”与“调” 197

新编沪语山歌：叫依一声“阿六头” 201

上海風

梦回淮海路最后的街角



扫一扫，有声色

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昨天下午去了一趟淮海路陕西路口，看到西北角上的沿街房子也终于被悉数拆光，晚上的梦里都是淮海路。

叫我如何不梦她！

襄阳路口全拆光，连九层的高塔公寓也不留，总还有襄阳公园在；

茂名路口全拆光，连转角的老大昌也不留，总还有国泰（Cathay）大戏院在；

瑞金路口全拆光，连泰山文具店也不留，总还有爱司（Estrella）公寓在；

重庆路口全拆光，连“淮国旧”也不留，总还有培文（Bearn）公寓在；

但是，陕西路口，你什么也没留下。

这个十字路口，承载了多少老上海吃客们的梦想。

我小辰光住在淮海路常熟路那里，一有空就要去兜淮海路。所谓兜淮海路就是要往东走，因为常熟路那里虽然有永隆、金门、留苑、红玫瑰，还远不够热闹。

东湖路口的天鹅阁其实也不算数，孤零零一家。总要过了襄阳路，淮海路才开始热闹起来，各种食物的香味也飘过来。

最先闻到的是饺子香。高塔公寓旁边就有一家天津馆。

然后是蛋糕香，钱家塘外头就是上海食品厂；再过去是奶油香，转角上是大名鼎鼎的万兴食品店（后来的第二食品商店），老早要买一块一块的白脱（butter），必然要去万兴。

从万兴转弯朝南，贴隔壁就是广帮馆子美心酒家，直到1990年前，美心酒家一直是徐汇区首屈一指的好饭店。以前徐家汇一带根本没有什么像像样样拿得出手的饭店，要认真请客只好去美心。就从全市来讲，除忒南京路小新雅，广帮馆子里，美心也是好算算的。

记得1980年代中，我的一位插兄，老高中生，人称老克勒，因为无法直接返沪，只好辗转先去了河南洛阳拖拉机厂，那年混得个上海办事处的职位，总算回来。为了表示一下，就请我们几个吃一顿。家住虹桥路市民村，为了请客上档次，还是跑到美心来。

我那时好像已经混入媒界，便由我来点菜。一客蚝油牛肉只卖8角，四个人四冷四热再加一瓶酒，不到十只洋。

可惜现在变成了IAPM里的PRADA了。上海言话“啪啦嗒”，梦全掉地下，碎了。

出了美心穿马路，就可以闻到水果香。

说起东南角上的公泰果品店，名气也是响得很。尤其热天里

卖西瓜，队排得老长，一人限购两只，如同现在买房子。想要不排队也可以，你要拿出医院证明来，要么屋里人高烧不退，要么干脆已经那个，都可以得到照顾。反正斜对过就是淮海医院，有本事你也叫医生去开一张，否则请排到后头去。

如果鼻头好一点，还可以闻到小笼馒头的香。东面不远处就是著名的霞飞坊（后称淮海坊），弄堂口就有小笼馒头卖，据贺友直老先生讲，这家的浇头面也不错，我没吃过。我只吃过他家的小笼。不过店名居然记不起来，倒也蛮难为情的。

现在变成人家巴黎的春天了。春天总比夏天冷。

从霞飞坊穿马路朝北，就是现在地铁口路演的那块空地，老早有一家湖北特色的点心店，叫做江夏点心店。上海有湖北特色的店向来很少，现在也不多，尤其开在大马路上。

据说此店开于1950年代初，原因是当年华东局（领导包括上海在内的六省一市党委的）有个书记叫魏文伯，是湖北人，为了让他一解乡愁，就开出来了。

所以老上海吃客们很早就晓得武汉豆皮，豆皮真的也很香。我的印象里，江夏还经常排队呢。

现在变百盛了。上海言话读起来，也可以是“不剩”。

终于要说到最近才拆光的西北角了。

饺子香、蛋糕香、奶油香、粤菜香、水果香、豆皮香，总也没有野味香。

原来这里朝东开过两家点心店，其中一家就叫“野味香”。

“野味香”并不卖野味，而是以馄饨著名，当然也有炒面有春卷。早上人山人海，晚上也人山人海。我曾经写过一篇《当年我们吃馆子》，讲怎么抢位子等位子，那些场景都来自“野味香”。

当年谈个恋爱，无非是请看一场电影再吃一顿夜点心。这附近就有三家电影院，西面东湖，南面上海，东面国泰，都只隔一条横马路。夜里第四场散出来，男男女女都要填肚皮。“野味香”

开得晏，生意最好。

当然年纪轻火气大，加上都有自己的女人在身边，打相打也是常常有的。

“有本事阿拉到隔壁弄堂里去弄过明白，依来呀！”

隔壁是陕西路 222 弄，么二贼角，四通八达，好打好逃，没有警察。

“野味香”隔壁还有一家宁波汤团店，生意也不错，甜的 4 分一只，咸的 5 分一只。来的济是老顾客。

“两甜两咸！”“全咸！”外埠人听起来像接头暗号。

有的干脆：“老规矩。”啥个老规矩，跑堂肚皮里色色清爽。

四只起卖。小姑娘两个人拼一碗也就算了，男人家拼档就不作兴，要吃跑堂白眼的。

其实，这个十字路口，除了吃食店，还有许多名店。

比如美心隔壁的东方体育用品商店。一帮体育迷，没钞票买，趴在柜台上看看也好的，一趴就是半日，真要买的人，轧也轧不进去。

市体育馆，沪上唯一的回力球馆，多少男篮女排国际比赛在这里举行，一两角洋钿一张票，看得激动啊。1972 年王洪文在漕河泾造了只万体馆，这里就变成卢湾体育馆了，没劲。

公泰隔壁的六一儿童用品商店，也是名店。很多个子娇小的女子，廿多岁貌三十岁了，还去那里买大号或特大号童装穿。

还有“野味香”对过的利闻无线电行，与襄阳路 45 路站头旁的树德无线电行以及四马路湖北路的青少年无线电行，那都是当年装矿石机装半导体的无线电爱好者的乐园。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礼拜天，我都跟着我大哥这么转悠，也是一趴半日，一讲半日，并不是真的要买只三极管二极管或者电阻电容回去。

如今，这一切，都只在梦中。

喂，你把最后一个街角也拆掉了，淮海路的灵魂将安身何处。

『淮国旧』 里领市面



扫一扫，有声色

三四十几年前，在上海西区长大的男孩子们为了炫耀自己的神通广大，常常用这样一个问题诘难身边的小伙伴：“依晓得长乐路西起华山路，但是东面到哪里为止？”

很多小伙伴确实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重庆路”。

尽管正确答案是“淡水路”，我还是十分同情答错了的小伙伴们。

漫说现在造了高架，长乐路确实到重庆路就被掐断了，即便是以前，长乐路最东面的那段，就是重庆路到淡水路那段，也基本上更像一条弄堂。

两边上街沿堆满了各色旧家具和木器摆件，天天熙熙攘攘，骑脚踏车穿过必须不断打铃。

这种经久不断的庙会般的热闹只是因为有两扇大门开在这段长乐路上，它就是著名的“淮国旧”的后门。

“淮国旧”的正门当然开在淮海路上，它的全称就是“国营淮

海旧货商店”。

旧货调剂，本来是城市人民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你这里不需要了，他那里还需要，物尽所用，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因此上，上海滩一向有许多旧货店和旧货摊，举目皆是。我们家楼下原来就是小有名气的“金门旧货商店”，而对面华亭路几十年来一直是旧货摊，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怕有碍观瞻才被拆除，据说还是周恩来亲自下的命令。

旧货店和旧货摊与上海人生活一直密切相关，以至于“旧货摊”成了一句调侃人的上海俗语。

黄梅天弄堂里“晒霉”，邻舍隔壁经过，会开玩笑说：“今朝侬屋里摆旧货摊了嘛。”

寄宿学堂的舍监老太太检查男生寝室，必然会皱着眉头说：“侬自家看看叫，像啥样子，简直就像旧货摊。”

办公室里理理抽屉，也很可能被同事嘲笑：“又在摆旧货摊啦。”

当然，上海滩最有名的旧货店还得数“淮国旧”，黄浦区的“协群”名气显然搭不够。

说来也奇，“淮国旧”的人气足，不是因为到这里来卖旧货和淘旧货的人多。恰恰相反，正因为到这里来的大多数人，不是来卖旧货和淘旧货的，所以“淮国旧”才名震海上。

更多的上海人是到这里来“领市面”的。

因为大家都晓得，不“领市面”是要变“阿木林”或者“洋盘”的。

这个“领市面”的需求，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就显得尤为紧迫。

因为在民国“黄金十年”（1928—1937），上海是远东第一都

市。在巴黎新上市的时装和香水，一个礼拜以后就会出现在淮海路上，当年的上海人即便“领”国际大“市面”也易如反掌。

进入1950年代，所有商品进口戛然而止，西风不再东渐，而且这一停就是三十年。

老早上海人根本没有什么“外销商品”和“外转内销”的概念，普通的就叫“进口货”，懂经一点的叫“来路货”，连“舶来品”也只是书面语。

再想要见识当年的“来路货”，只好到“淮国旧”去“领市面”了。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跟着“爷叔”们开始兜“淮国旧”乃至“孵”“淮国旧”的，不管那“爷叔”是“家”的还是“野”的。所以，上海人喊声“老爷叔”还是有敬意的。

口袋里当然没有半毛钱，手腕上也还戴不起国产半钢手表，但是人就一直趴在柜台上看“西洋镜”。

在“淮国旧”，我知道了瑞士手表要分几类几等。比如ENICAR（英纳格）只是四类表，一般开价180元；CIMA（西玛）是三类，一般开价225元；ROMA（罗马）是两类，要300朝外，而ROLEX（罗莱克斯），才是一类一等表，最高级的。

顺便说两句，“劳力士”是粤语音译，上海人向来叫“罗莱克斯”的。另外，当时的女人手上有只英纳格已经风头十足，寻男朋友也好挑挑拣拣了。

这边厢还在如痴如醉地欣赏着玻璃柜里的琳琅满目，那边厢来了客人，还得竖起耳朵听他和营业员的对话。

只见那营业员“爷叔”（也是“老爷叔”）接过手表，四个指头迅速穿过弹簧表带，用拇指轻轻一推，试试表带弹性，以评估使用年份；然后高高举起，对着灯光推拉摇移一番，口中还念念有词：

“唔，保养得不错，表面好的，没有划痕。”

“我几何当心啦。”那是客人的附和。

“哦哟，是三针嘛（有秒针的），选只牌子三针蛮稀奇的。好的，八成新是有的。”

“八成好像不止的吧？我平常不大戴的呀，还是摆了大橱里的辰光多。”

“匆急，让我看看里厢。”说着坐到工作台前，轻轻打开后盖，“哦哟，后盖不是今朝第一次开嘛。”

他戴上那个“独眼”，凑了上去：“你这个是19钻，不是21钻噢，你自己看，这两点没有光头，不是钻。哎，要当面讲清爽，否则就讲不清爽了。”

“这个不会的，是19钻么总归是19钻。”

“依只表修过的，是不是发条断忒过？依看，发条颜色比其他地方亮。不是原配，价钱开不大上去的。”

这样的现场演示，每次去都能听到五六回，半年下来，自己也已是大半老师傅了。

“淮国旧”的营业员“爷叔”都是人精中之人精，个个都有一两手绝活。

再看那收购皮货的。

有人拿来一条毛领头，放在柜台上。

只见他用两只手指轻轻捏住一端，用力提起，顺势一甩，然后“啪”的一声重新平放在柜台上。右手摊平，手掌向上，与皮领呈30度夹角，用小指外侧轻轻撸过去。带回来时，还弯下腰去，口中吹气，看皮毛是否挺括。这才开启金口：

“依迭条确实是貂，吃价钿的。”

待在一边有看悬疑片的享受。

营业员“爷叔”不但功夫过硬，人也堂堂正气，因为他们的收入并不与业绩以及经手的商品挂钩。

旧货商店，老早又叫“寄卖商店”。以寄卖为主，卖断为辅。所谓卖断，即店家开价，货主同意后，立刻付现金，店家再另开一个价出售，中间差价悉归店家，俗称“两经销”。所谓寄卖，就是货主自行定价，店家毫不干涉，寄放在店堂里卖。而且，你不请益，他连建议也没有。

比如你一只英纳格手表硬要开价 250 元，那就寄着，数月无人问津，你自会找店家来调整价格，比如跌个 30 元，还是不动，还是你自己再来降价。只有当你说，你急着使钱，问店家怎么才能最快脱手，“老爷叔”才会告诉你，一般英纳格开价 180 元，你挂出 172 元，保证你明朝一开门就出送。

“淮国旧”既然是国营的，它的利润率是事先定死，几十年不变的。那就是买家卖家各抽 7% 的头，少 1 分不行，多 1 分也不要。

计划经济年代，不光旧货店如此，其他商业亦然。比如，当年香烟的批零差价就是 9%，饭店的利润率最高，是 37%，也就是说，你出 1 块钱，在饭店里只吃得到价值 6 角 3 分的菜。

也正因为如此，“淮国旧”门口很早就出现了“黄牛”，1970 年代还比较低调，到 1980 年代就“明当明”地来了。

很多旧货交易，东西看中了，价钱也基本合适，但是当买家卖家把 7% 的“抽头”算进去后，就会产生犹豫，觉得突然不合算了，于是，眼看要成的生意就黄了。

游荡在各柜台的“黄牛”早就看到了这一切，等到买家或卖家离开柜台往外走时，他就出现了，“樱桃”乱翻，口吐莲花，把两家分别拉到隔壁小弄堂里去撮合，卖家无需抽头，便可降价三五元，买家不被抽头，也愿意多出三五元，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黄牛”从中讨个三五元车马费，两家也不难接受。

但是没有发票。若是赃物，买家要全部吃进的。

当然也有买家卖家直接交易，就像现在甩开中介租房子一样。